

读者精品

珍藏本

[阅读经典]



生活百味

SHENG HUO BAI WEI

读者俱乐部 / 主编

☐ 体验生活的韵味 ☐ 开启心灵的窗户 ☐ 情感深处的共鸣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生活百味

SHENG HUO BAI WEI

读者俱乐部 /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百味/读者俱乐部主编. —长春市: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 12

(读者精品)

ISBN 7-5601-2886-6/J·318

I. 生... II. 读...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J. 3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596 号

读者精品·生活百味

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印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0 字数: 50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5601-2886-6/J·318

定价: 596.00 元(全套 20 册, 本册定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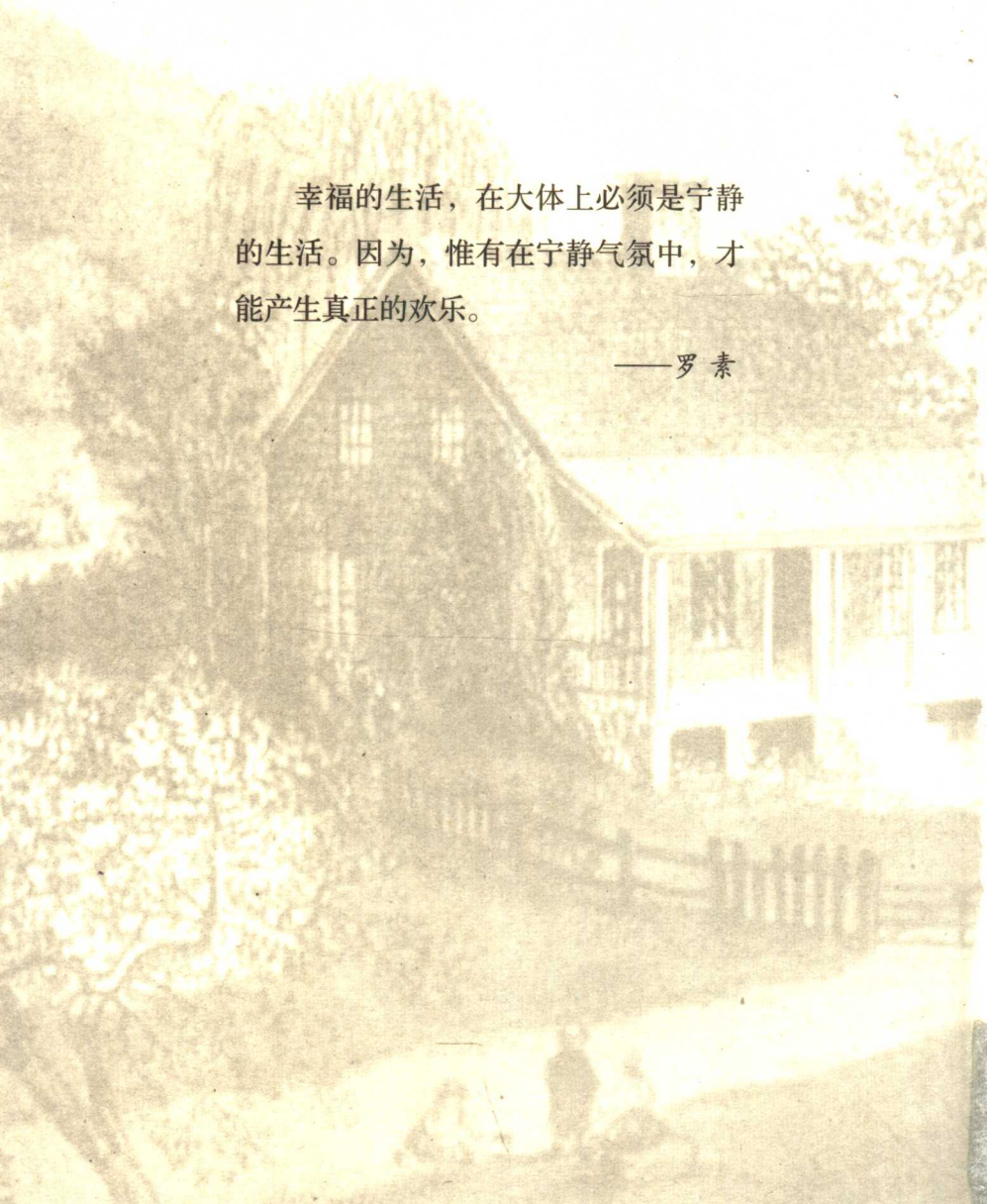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读者精品

珍藏本

幸福的生活，在大体上必须是宁静的生活。因为，惟有在宁静气氛中，才能产生真正的欢乐。

——罗素





目 录

快乐不是自来水

看 花	朱自清 (2)
面 具	许地山 (7)
美丽的谎言	晓 晴 (8)
人生第一桶金子	文 夫 (10)
海上漂泊七天六夜	牛 汉 (14)
一张滴着眼泪的讨债单	张 丰 (17)
嫩肩扛起生活的艰辛	袁 彬 (19)
熬过严冬的女人	策 星 (23)
开始新的生活	奥格·曼狄诺 (31)
生活,就是追求力量	爱默生 (36)
快乐不是自来水	迪尼斯·普雷格 (39)
为何自讨苦吃	弗兰克·苏里文 (43)
两条路	让·保尔 (46)
生活的道路	托尔斯泰 (49)
在希望中生活	狄克斯 (54)
石头下面的一颗心	雨 果 (56)



早晨的祷告	里尔克 (58)
孟加拉风光——西来达	泰戈尔 (60)

生命不能重来

雪	鲁 迅 (64)
暴风雨之前	瞿秋白 (66)
患白血病的小女孩	刘子江 (68)
无字的遗嘱	王婷婷 (73)
两条珍贵的白鱼	古时月 (75)
无价小珍珠	亮 心 (79)
震撼心灵的义举	吴义柱 (85)
生命不能重来	张子俊 (89)
生活中的事情	戴尔·卡耐基 (91)
生活的法则	阿瑟·布劳克 (93)
生活在此刻	丽莎·普兰特 (96)
天 国	海伦·凯勒 (98)
简单的生活	爱琳·詹姆丝 (101)
生与死	威廉·赫兹里特 (103)
沙 葬	雨 果 (105)
软弱的人类	卢 梭 (108)
消极抵抗	甘 地 (111)



多付出一点点

夜 颂	鲁 迅 (116)
囚绿记	陆 蠡 (118)
一个暑期工的收获	王子丰 (122)
我的优势是我努力	张长江 (125)
地摊人生	刘黄河 (126)
感动外商的打工仔	赵子俊 (129)
再试一次,好吗?	姚 平 (132)
演什么就得像什么	翠 柳 (136)
压不扁的玫瑰	汪方方 (138)
投入生活	鲍森·布朗·沃尔夫 (140)
我现在就付诸行动	奥格·曼狄诺 (142)
我的梦中城市	德莱塞 (146)
我的一天	奥斯特洛夫斯基 (150)
多付出一点点	拿破仑·希尔 (155)
真实的高贵	海明威 (158)
我们的富足	弗洛姆 (160)
多少回我成非我	蒙 田 (163)
论自私	培 根 (165)

贫穷是罪恶

论吃饭	朱自清 (168)
-----------	-----------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174)
两块钱纸钞	刘子智 (178)
华人为何被人瞧不起	张 睿 (181)
谁是偷饼贼	房自强 (184)
逃票的老汉	海 燕 (187)
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洛 夫 (189)
长萦耳际的自行车铃声	冯晓菊 (191)
生活中重要的话	山达鲁斯 (193)
论生活	托尔斯泰 (196)
生活是美好的	契诃夫 (200)
在生活面前	高尔基 (202)
怎样活着	德漠克里特 (205)
被拨弄的生活	泰戈尔 (207)
社会的不公正	拉布吕耶尔 (210)
穷人的眼	波特莱尔 (212)
贫穷是罪恶	松下幸之助 (214)
不同的追求	纪伯伦 (216)

快乐不是自来水



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

看 花

—— 朱自清

生长在大江北岸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说过“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事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

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



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走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处F寺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到了F寺，气势不凡地呵叱着道人们（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P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P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



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
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
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

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但
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效寺一次；而去得又嫌早
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
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班诗人名
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
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班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
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
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 Y 君，他是新诗人
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
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
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
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
咯！”“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
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不盛，在我
倒并没有什么。有一回，Y 来说，灵峰寺有三百株梅花；
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 Y，还有 N 君，从西湖边雇
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又上了许
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
园也不大，东墙下有三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
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



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是不少，密密地低低地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三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都儿，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两次三番地狗咬；我们的Y诗人确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

Y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沿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S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事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三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画了



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得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 Y 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 Y 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畿辅先哲词。Y 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Y 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班诗人名士了。



你看那红的，黑的，白的，青的，喜笑的，
悲哀的，目眦怒得欲裂底面容，无论你怎样褒奖，
怎样弃嫌，他们一点也不改变。

面 具

—— 许地山

人面原不如那纸制底面具哟！你看那红的，黑的，白的，青的，喜笑的，悲哀的，目眦怒得欲裂底面容，无论你怎样褒奖，怎样弃嫌，他们一点也不改变。红的还是红，白的还是白，目眦欲裂底还是目眦欲裂。

人面呢？颜色比那纸制底小玩意儿好而且活动，带着生气。可是你褒奖他底时候，他虽是很高兴，脸上却装出很不愿意底样子；你指摘他底时候，他虽是懊恼，脸上偏要显出勇于纳言底颜色。

人面到底是靠不住呀！我们要学面具，但不要戴他，因为面具后头应当让他空着才好。



只有最美丽的人才能编出更美丽的谎话……

美丽的谎言

—— 晓 晴

因为忙于厂里的技改，杰已经有半年没陪妻子上街了，总觉得挺欠意。比杰大三岁的大李就开导杰说：“女人都是孩子，好哄。”

杰信以为真，还真的哄了妻子一回。

这就是，他给妻子买了件风衣，其实就是本地货，也就是家门口买的，可他却海侃神吹地虚构了一大串感人至深的情节，还故意装作气喘嘘嘘的样儿，添油加醋地说：“看清楚了，这，可是跑遍了全城才买到的，那卖衣服的老板还夸我有眼力，说我一眼就看出了这衣服是意大利风格……”

果然，杰的这番“花言巧语”打动了妻子，妻子无比甜美地笑笑，还搂了杰一下，上帝似地给了杰一个吻。

万岁！杰差点为这美丽的谎言蹦了起来！

杰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哈欠，睡了，是枕着妻子的笑容睡的：因为，妻子那美丽的笑容太迷人了，她居然没发现



杰讲的那些话全是水货。

杰自鸣得意：事情肯定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当杰偶然看到了妻子的日记，才发现妻子为了“哄”他，也向他撒了一个更美丽的谎。

日记要上是这么写的：真想不到，我可爱的丈夫也会骗我了，这准是那个该死的大李教的。明明是件式样极普通的衣服，却说是意大利风格的；明明是在家门口买的，却说是跑遍了全城买的。其实他哪里知道，那卖衣服的小老板就是我小学的同学……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揭穿杰，他太累了，他那个技术革新的担子太重了，我得哄他！我就故意笑眯眯地吻了他一下，没想到他立刻高兴的孩子似的！他真傻，傻得可爱，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发现，我的那些笑和我的那个吻原来是我向他撒的一个更美丽的谎……啊！我可怜的小丈夫！我可爱的大孩子！

看着这日记，杰觉得鼻子直发酸，但他也发现了一个亮晶晶的秘密，这就是：

只有最美丽的人才能编出更美丽的谎话……